

□雪樱

桃子上市的时节，老王如约而至。看到他，就像乡下来了远房亲戚，他穿白色短袖上衣、藏蓝色短裤，扎一根褪色的牛皮腰带，身上呛鼻的早烟味扑面打过来，让人不禁踉跄后退几步。

小区门口有一处早市，他从南山过来卖鲜果，也捎带着卖些马齿苋。他姓王，年过七旬，山上种有果园，两个女儿已出嫁。和附近的人相处久了，大家都称他“老王”。桃子与人一样，拥有不同的性格。最早上市的是小白桃，个头有鸡蛋那么大小，顶着一层细细的绒毛，汁丰、味甜，我喜欢叫它“小毛桃”。然后，是夏辉、红冠、红甘露、久保，夏辉有拳头大小，满面醉红；红冠果大皮红，沁有玫瑰的香气，吃起来又脆又甜；红甘露离核，用手“咔嚓”一掰两半，放到最后也不变软，适合牙口好的人。

我最钟爱大久保，果肉为白色，表面有鲜红色条纹，却是酸甜口的，一个桃子管饱，吃起来过瘾。老王守着摊子卖桃，不用吆喝，不到中

不知道。”他一通抱怨，几络头发湿成了一坨“手擀面”，脚上的塑料凉鞋断了一根带，兀自向上翘着，引人发笑。

老王进城卖桃，老伴在果园里发桃，批发给水果贩子。有时候，老伴和他一块进城卖桃，她比老王小几岁，短头发、红脸膛，穿着短袖花褂衩，说话也是高嗓门，但她很会张罗生意，两麻袋玉米棒子，十元六个，任挑任拣，不一会儿就被一抢而光。老王坐在三轮车后面，跷着二郎腿抽旱烟，难得的清闲。

偶尔，老王也有出岔子的时候。那个周末，有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买了两兜桃子，没有下车，让老王给装袋，买完忙不迭地走了。这时候，老王发现扫码付款没有到账，心里凉了半截。“这上哪里找人去？”他气得憋红了脸，一直红到耳根子，像是火烧云蔓延。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开来，老王急得来回走动，举起烟袋往鞋底上磕了一下，又用力磕了一下。此后一连几天，老王早上都没有来。到了那个时间点，大家不约而同跑出来望望，见老王没有出摊，就像



午就能卖完回家。篮子里的桃子，好比他亲生养育的一群小儿女，如数家珍，又疼爱有加，磕碰的、摔伤的、雀鸟啄过的带疤桃子，他也不舍得吃，带回家给小外孙。“老王眼里没坏桃！”有老顾客调侃说。

早上不到5点，老王骑着机动三轮车“笃笃笃”准时到来，卸车、摆货。抽支烟的工夫，街道对面的煎饼果子也出摊了，晨练的、遛狗的、打球的居民陆续出来，他的生意就在天色熹微的朦胧之中开张了。他脾气倔，不还价，不让挑拣，一篮一篮的，按顺序往袋子里拾，好像生怕弄疼了桃子。“挑到最后，卖到最后，哪有不让动手的？”有人和他说话，他不理这茬儿，装作没听见。见摊前围满了人，你一满兜，我一袋子的，不时冒出来一只泰迪犬探探脑袋，他也不再僵持。但他有原则，一个桃子也不让。

小区里年过八旬的老太推着小车过来买桃，坐在马扎上，抬手举着桃子，挨个儿相面，堪比给桃子选美，上秤、交钱，慢腾腾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纸币。“别找零了，给添个桃子吧！”老大的话音刚落，老王的嗓门咣咣砸过来，“不行不行！”语气里夹杂着一万个不情愿。等老太挪步走出老远，他又大步流星地追了上去，“送给你的，回去先吃这个软桃。”

老王抠门、小气，却有着乡下人的朴实。渴了，抱起军用水壶仰脖猛灌；累了，铺上凉席躺在地上打盹儿。楼上热心的邻居拎着保温壶给他送去解暑的绿豆汤，但买桃时执意推让不肯少给钱。老王不怕吃苦，但怕闹天气，每次说这句话时，那个“闹”字都拖着一副幽怨的长腔，像是小蝌蚪的尾巴。有一天，他早上来了刚卸完车，眼看乌云集体翻起筋斗，天空黑压压一片，蓦地大雨倾盆，把他淋成了落汤鸡，篮子里的桃子却完好无损，被他及时转移，盖到车厢里面。他披着破油毡雨衣，站了三个钟头。临近中午，桃子卖了一大半，雨羞答答地停了。“这老天爷净和我对着干，哪块云彩有雨啊，谁也

过日子少了点什么似的。

第八天，老王来了，还是一车桃子，大久保，一抢而光，好像大家买的不是桃子，而是一份信任。几天后，那个年轻人出现了，还钱、道歉，又买走两袋桃子。原来，那天早上，他回老家，走得急，回来后立马过来，但老王没出摊，这次终于碰到了。“大爷，谢谢你的桃子！”老王愣在那里，语无伦次，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，恍若生日蛋糕上的裱花。那天，他破天荒地买了个煎饼果子，旁若无人地啃起来，街上的人误以为他买彩票中了奖，他咧嘴傻笑，露出大黄牙板子，直说：“比中奖还恣儿！”

隔三岔五，老王会单独留出两袋桃子，搁在一边，收摊后给人送到家里去。原来是留给他的一位“贵人”——闺女读书时的班主任老师。二闺女在省城读书，师范毕业后，如今也成为一名人民教师。“投桃报李”，桃子里跃动着一颗感恩的心。老师腿脚不便，收拾家里闲置的衣服打包让儿女送来，老王逢人便说，“这是俺闺女老师的心意。”

南山的桃子又称“仙桃”，得泰山山脉、地下甘泉、沙土土壤之天然恩赐，甜脆、味浓，吃在嘴里，甜在心里。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第十回中写道：“凤姐儿未等王夫人开口，先说道：‘老太太昨日还说耍来着呢，因为晚上看着宝贝他们吃桃儿，老人家又嘴馋了，吃了有大半个。’”贾母因贪吃桃子两次腹泻，没有等到贾敬的生日宴，寓意大观园中短暂而美好的青春。回到现实中，我生活的这座城市里还有很多“卖桃的老王”，他们一年到头打理果园，果子熟了时也是他们的节日，指望卖个好价钱，让日子过得宽裕。

我经常想起汪曾祺先生的一句话“人间送小温”，老王和他的果园，就是城里人的“小温”，那份甜蜜永远贮存在记忆的匣子里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【有所思】

## 母亲的一日

□高绪丽

打开“我家”微信群，我开始四字留言：明日回家。

手机刚放下，母亲就打来电话，问我大约几点到家。曾经，对无论做事还是做人都喜欢“较真”的母亲，我常常口吐抱怨，而现在，我已经慢慢接受母亲的这种“较真”。毕竟这个世上，能够对你如此上心的人少之又少。

我回：大约8点。没想到母亲紧接着又来一句：“你还有花生米吗？”之前母亲常常隔三岔五给我送一兜亲手扒的花生米。她不知道从哪里听说花生米养胃，从此我的冰箱里一年到头都有花生米。母亲向我解释，家里昨天种花生，种完才发现还少两垄地的花生种。母亲说，你那里有的话，先拿回家来做种子吧，等到秋天了，咱们再吃新鲜的花生。其实，我的小家里又岂止有两垄地的花生种？

车子刚驶进村庄，远远就看到母亲站在门口的杏树下向这边张望。父亲早把要去地里劳作的工具装进了拖拉机的车斗里。

父亲说，大清早他已经与母亲先去地里干活了，现在回来是专门欢迎我们回家。伴随着“轰隆隆”的轰鸣声，父亲驾驶着拖拉机载着我们一行人，大张旗鼓地穿过扭曲的胡同、不大的村庄，沿着窄窄的山路往山上驶去。路上，从乡人的身旁经过，父亲热情地与乡人打招呼，乡人也与父亲客套着，却把视线停留到我们身上。我猜他或许是想从我粉黛厚施的脸上找出昔日的一点蛛丝马迹。我朝他笑，他也朝我笑，其实我不记得应该如何称呼他了，他眉眼的皱纹里面藏着我熟悉的一点痕迹。我只知道，他是我曾经熟悉的乡人。

远树凝寂，青山泼墨般伫立天边。车子经过，扬起尘土，就连路旁的草叶上都落满白白的一层。

终于来到我家的地头。父亲不等我们收拾，已经吃力地把车头套上铁犁，“轰隆隆”驾着拖拉机翻起地来，眼看他身后的长垄越来越长，母亲手脚麻利地提起一桶肥料，一边张开手指把手心里的肥料均匀撒到长垄里，一边快步往前走。我见状，上前想要帮母亲提那桶装满的肥料，母亲想也没想就推开我，小声嘀咕：“你还小，这个桶太沉。”说完，她又脚不停歇，继续一边往前赶一边撒肥料。我当场愣住了。我迈开腿向前小跑几步，从母亲的胳膊上抢过那桶肥料。那桶肥料真的太沉，挎着它的胳膊被勒得生疼，我没有出声，而是模仿着母亲刚才劳作的样子，一边向前，一边尽量把肥料撒得均匀些。父亲已经耕完一垄，扶着车子站在地的那头，他回头看向我，大声喊道：“你不用着急，我可以等。”我这才知道，只有把这垄撒上肥料，父亲才能把地耕第二遍。

人多力量大，种完两垄花生，父亲又种了两垄玉米。种玉米时，父亲坚持不用我们插手。他说，花生种子的劲儿大，埋得深也好浅也好，它都能长出苗来。可是玉米

种子的劲儿小，对土的深浅有要求。原来，撒进土里的种子和这个世上的人一样，各自凭着各自的努力，才能够感受到春天的来临。在等父亲种玉米的工夫，母亲跟我分享她的喜悦：前天晚上下了一场雨，虽然不大，只有一锄深，但对于还没种上花生的人来说，这已经是从天而降的恩赐……你爸爸大清早就去敲化虎家的后窗，他家有种花生的大拖拉机。因为去得早，咱家排到了第一家，昨天上午就给咱们种上了。听说有许多家排队晚了，排到了第三天，到那时，地又干了……

午饭过后，一大家子都坐到院子里，父亲陪着他的外孙们玩，妹妹要带黄豆回城里，母亲就端出来一簸箕黄豆，我们围在一起拣黄豆。母亲又把排队种花生的事跟我重复了一遍，我没有出声，安静倾听。我相信，这时候的母亲更需要一位忠实的听众。

随着阳光在小院里留下来的阴影越来越长，母亲起身要给我们擀她拿手的手擀面。她往盆里舀面，然后慢慢加水，我立在一旁看着母亲用力把面团揉至光滑，轻声说：“我记得您和面的样子，不仅和出来的面团光滑，就连面盆也是干净的。以前这样，现在还是。”母亲听后，抬头望着我笑。她告诉我，让她惊奇的是，做这些都是她认为再平常不过的事情，没承想给我留下了这么深的印象。我告诉她，其实还不止这些，我还记得她叠衣服的情形。

童年，头顶上的灯光总是跟明亮搭不上边，有些昏黄，有些像从很远的时光隧道穿过来的微弱的光。干完一天农活的母亲在炕上就着昏黄灯光叠全家人的衣服。她拿起一件我的校服，先从正面把校服拉链从下面拉上去，然后把它反过来平铺到炕上，抻直，一手扯起袖子，另一手在衣身处折一下，袖子就顺势被折到了后背，把另一个袖子也如此，再把衣服从下往上折两下，衣服领子正好板板正正叠在最上面。那时候需要叠的衣服很多，母亲又叠得认真，常常一叠就是半个多小时。打开母亲的衣柜，里面是一目了然、叠放整整齐齐的衣服。这个习惯，母亲坚持到了今天。

有一回，女儿打开母亲的衣柜，她连声惊呼她衣柜里的衣服与军训时教官叠的被子有一比。我惊叹：母亲习以为常的叠衣服习惯，已经潜移默化影响了我的生活。只要有时间，我喜欢把衣柜里的衣服重新拿出来，把之前弄乱的衣服重新叠一遍。我常常感叹，母亲的衣柜从来不用重新整理，总是能够做到整齐划一。

夜，如同一张大网把整个村庄、整个大地都罩了起来，我们也要踏上各自的返城路。随着街门“咣当”一声响，母亲的一日忙碌也匆匆画上结束的符号。

诗人纪伯伦很早就说过，“世界的本质是爱，爱醒了，生命也就醒了。”我想，我的母亲是一首诗，我一直在读诗。

(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烟台作协会员)